



我国是菊花的故乡,与菊结缘甚早。古往今来,世人偏爱菊花,赏菊、食菊、咏菊之风,绵延数千年。菊花成为“诗酒茶”中的主角之一,亦成为名人隐士的精神向往。

菊花,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。古人称之为治萸、节花。因秋时五行属金,因而菊花又有金华、金英、金蕊、金钿、帝女花等别名。

菊乃“花中隐士”,又与梅、兰、竹合称“花中四君子”。炎黄子孙自古就对菊花寄予了深厚的情感,使其与民族文化深深结缘。

菊花古称“鞠”。宋·陆佃《埤雅》曰:“菊本作鞠,从鞠。鞠,穷也。”秋风瑟瑟,百花肃杀,唯菊独占秋阳,可谓是傲霜之花。

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

菊花起源于华夏,自有文字记载,已历时3000多年。最早见于《周礼》一书:“鸿雁来宾……菊有黄华”,借菊花绽放来指示气候月令。《夏小正戴氏传》中亦有“九月采菊……菊种麦,时之急也”之句,菊花又起到了界定农时的作用。

秦汉时期,菊花已开始应用于医药和饮食,秦都城咸阳曾有过较大规模的菊花交易市场。汉代《神农本草经》中论述了“菊服之轻身耐老”的功效,三国时魏文帝曹丕还特意派人送给钟繇菊花,供他研究生长的道理。

菊花在晋代,逐渐由野生野采向田园栽培过渡。南北朝时的夏至,人们还将菊花晒干研磨成灰,用来防治虫害。进入唐代后,菊花种植更为普遍,从宫廷园林到民间庭院已随处可见,并且涌现出一些可供观赏的名贵品种。

在唐人艺菊的基础上,宋人又前进了一大步,栽培出专供鉴赏的盆栽造型。重阳前后,养菊、赏菊、簪菊、咏菊之风大盛,不仅有“赛菊会”,还要吃菊饼、点菊灯。

公元1104年,刘蒙所著的《刘氏菊谱》问世,这是世界首部论述艺菊的专著。共记载了35个菊花品种,另附闻而未见的4个品种,以及两个野生品种。并且依照颜色进行分类,以黄为正,其次为白,再次为紫,而后为红,对后世的影响很深。

此后,宋代相继出现了六七部菊谱,史铸的《百菊集》书中有“绿芙蓉,墨菊其色如墨”的描述,说明绿菊和墨菊早在宋代便已培育成功。

菊花单瓣重瓣皆有,花型演变较为复杂。宋代的主要花型有小托桂、平瓣、小

菊、球型、蜂窝小菊、卷散、荷花、莲座、龙爪等。有的宽圆丰满,有的细瓣清瘦,有的倒垂金钩,风姿殊异,各有千秋。

元代的菊花文献不多,杨维禎所著的《黄华传》中记载了136种菊花。到了明代,菊花品种再趋繁多,王象晋的《二如亭群芳谱》中记录的菊花已达到278种。

清代养菊、赏菊则以京城为中心,各地进献的名菊多达400多个品种,其中的“黄鹤楼”“南朝粉黛”“黄婆龙”等流传至今。彼时的艺菊专著有20余部,如陈淙子的《花镜》、阎廷楷的《海天秋色谱》、邹一桂的《洋菊谱》等。

菊花发展至今天,产地遍布全国各地,优质菊花已接近3000个品种。

秋菊有佳色,裛露掇其英

“水陆草木之花,可爱者甚蕃。晋陶渊明独爱菊。”人们谈起菊花,总是会与陶渊明联系起来。他爱菊成癖,留下了许多关于菊花的诗句,其淡泊名利、与世无争的志趣与品性同菊花相映生辉,以至于后人将菊花视为君子之节、逸士之操的象征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咏菊:“耐寒唯有东篱菊,金粟初开晓更清。”再如元稹之句:“秋丛绕舍似陶家,遍绕篱边日渐斜。不是花中偏爱菊,此花开尽更无花。”

各色菊花之中,古人偏爱黄菊。唐太宗的“细叶凋轻翠,圆花飞碎黄”,李白的“时过菊潭上,泛此黄金花”,梅尧臣的“零落黄金蕊,虽枯不改香”,皆是黄菊。白乐天的“满园花菊郁金黄”,李商隐的“融融冶冶黄”,也均是黄菊。

而在婉约派词人笔下,黄菊常以清瘦的形象出现。如李清照的“满地黄花堆积,憔悴损”“帘卷西风,人比黄花瘦”,吴文英的“山远翠眉长。高处凄凉。菊花清瘦杜秋娘。”

菊花不畏严寒,清寒傲霜。东晋卢湛赞其“越松柏之寒茂,超芝英之众芳。”南朝卜白玉也赞其“振劲朔以扬流,含凝露而吐英。”王安石则赞其“黄菊有至性,孤芳犯群威。”

以菊咏志、慷慨壮烈的有南宋爱国女词人朱淑真的《黄花》诗:“宁可抱香枝上老,不随黄叶舞秋风。”以及郑思肖的《咏菊》诗:“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。”

菊花也常被借来相惜相聚之情。如唐代韦应物所写的“一为吴郡守,不觉菊花开。始有故园思,且喜众宾来。”再如独孤及的《九月九日李苏州东楼宴》,“是菊花开日,当君乘兴秋。”



菊花

琼霜之菊瓣,落英尝花筵

菊花气味清芬,不仅观之令人赏心,还是一味清雅的食材。战国时期的爱国诗人屈原在《离骚》中就有“朝饮木兰之坠露兮,夕餐秋菊之落英”之句,即清晨喝木兰花上的露水,晚上吃菊花的花瓣。

魏晋时期的钟会,更是把服食菊花描述得仙气飘飘:“掇以纤手,承以轻巾。揉以玉英,纳以朱唇。”

古人在菊花入馔这件事上是有些共识的。唐代文学家元结在《菊圃记》里称菊花“在药品是良药,为蔬菜是佳蔬”,可见菊花在饮食中的地位。

唐代的陆龟蒙就把菊花当菜吃,并且专门写下了《杞菊赋》,说“春苗恣肥,日得以采掇之,以供左右杯案。及夏五月,枝叶老硬,气味苦涩,且暮犹责儿童辍拾掇不已。”

宋朝苏轼看过后大摇其头,表示不信,直到他任密州太守时,尝到了菊花的滋味。春食菊苗,夏食菊叶,秋食菊花,冬食菊根,索性把菊当粮吃。

确如苏轼所说,菊花四季皆可食,从春天生发的第一茬菊苗开始,就被端上了文人们的餐桌。南宋林洪和明代高濂,这两位相隔了四百年的饭搭子,分别在《山家清供》和《遵生八笺》中,提到了菊苗的雅趣吃法:嫩头采来汤焯,或者裹上甘草水和的山药粉油炸。滋味如何呢?高濂说,其香美佳甚!

□ 孙绿绮

药,比如地黄、当归、枸杞等,以增强其保健之功。

煎茗沁甘菊,焙花熏茶香

菊花入茶,虽不比菊花酒那般古老,但也堪称悠久。唐代僧人皎然和茶圣陆羽是好友,他曾写了一首《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》的诗,诗云:“九日山僧院,东篱菊也黄。俗人多泛酒,谁解助茶香?”

彼时饮菊花酒非常普及,甚至被高人雅士戏称为“俗人的口味”,而菊花茶清香透彻、舒爽沁心,煮上一壶,显得格调与众不同。难怪陆游也要感慨:“何时一饱与子同,更煎土茗浮甘菊。”

将菊花熏蒸后晒干或焙干,便得到了简易的菊花茶,可以直接泡水喝,也可以搭配其他药草。清代名医吴鞠通在《温病条辨》中两次提到的“桑菊饮”,就是用桑叶、杏仁、薄荷、生甘草、连翘等,与菊花同煎。

菊花微寒、性甘,主要功效是散风清热、平肝明目。《本草纲目》指出了菊花更多的养生价值,称“菊花,昔人谓其能除风热,益肝补阴。盖不知其尤多能益金、水二脏,即肺、肾也。”还有俗话说“常饮菊花茶,老来眼不花。”说得简单直白。

金饼菊花糕,粥饭入羹汤

菊花还可以做糕点,清代有“菊花饼”,是用净花,拌上糖霜捣成饼状,记录在朱彝尊的《食宪鸿秘》中:“黄甘菊去蒂,捣去汁,白糖和匀,印饼。加梅卤成膏,不粘,可久。”明代典籍《岭南杂录》中还记载了中山小榄镇的菊花饼,中含菊花,较之杏仁饼尤为美味。

而所谓“金饼”,却不是糕饼,而是菊花饭。南宋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里记载的金饼做法,是“采紫茎黄色正菊英,以甘草汤和盐少许焯过,候粟饭熟,投之同煮。”

既有菊花饭,必然也少不了“菊花粥”。哪怕只是普通的白米,熬粥后撒上菊花瓣,也是别有一番食趣。明代高濂在养生食谱《遵生八笺》中说:“菊花粥,用菊新长嫩头,丛生叶摘来洗净,细切,入盐同米煮粥,食之,清目宁心。”一语道出了食菊花粥的妙处。

重阳将至,菊花盛绽,窗前篱下,簇簇金黄。不妨邀上三五亲友,遍登高处插茱萸,共赏黄花饮菊酒,月下同斟,吟诗唱酬,方不辜负这菊花开时的清秋胜景。



何年安石国,万里贡榴花

石榴原产于古波斯地区,汉代时沿丝绸之路传入我国,已有2000年以上的栽培史。晋代张华在《博物志》中记载:“汉张骞出使西域,得涂林安石国榴种经归,故名安石榴。”

“榴”是波斯语“小粒”的音译,安石榴就是指“来自安石国的小颗粒果实”。据说汉武帝将张骞带回的石榴种子,种植在长安上林苑和骊山温泉宫。《西京杂记》中记载:“初修上林苑,群臣远方,各献名果异树,有安石榴十株。”

其后自魏晋,历南北朝,石榴作为奇树,遍植于宫廷和寺院。梁武帝女到合肥浮槎山出家时,在山上建了道林寺,并亲手栽了石榴。公元6世纪,北魏散文家杨衒之在他的名著《洛阳伽蓝记》中,记了一首洛阳歌谣:“白马甜榴,

古人给甜石榴起了个好名字:天浆。意为天赐之物。石榴盈枝熟,苍绿缘阶生。石榴还有着许多美丽的名字:沃丹、若榴、丹若、金罌、金庞、涂林、山力叶、安石榴。

石榴史话

□ 袁其宣

一实直牛。”据说白马寺种出的甜石榴,重达七斤,一颗果实就值一头牛。

白马寺的石榴属实是夸张了,但也变相说明彼时石榴种植技术已经达到了较高水准。北魏《齐民要术》中就较详细地记载了石榴的插枝压条栽植法。

唐朝时,石榴种植发展到鼎盛时期,长安城一度出现了“石榴非十金不可得”“榴花遍近郊”的盛况。民间则出现了“石榴仙子”的神话传说和“拜倒在石榴裙下”的典故,并开始流行互赠石榴的礼仪。

宋代,盛行石榴对联和谜语。北宋使者还将石榴作为礼品带入辽国,被辽国贵族视为奇珍异果。

金元时,庭院石榴、盆栽石榴开始普及。至明清,石榴已遍植南北,成为百姓院落里常见的观赏花卉。

榴花照眼明,艳染石榴裙

石榴花以火红色为正,盛放于农历五月,五月因此又被称为“榴月”,民间还有“榴花瘟剪五毒”之说。据说此月的神花为钟馗,民间所绘的钟馗画像,耳边都插着一朵艳丽的石榴花,以

喻其火样的性格。

中国人向来喜欢红色,满枝的石榴花象征着繁荣、美好、红火,庭院里植上一两棵石榴,便可得满园春色。

今朝五月正清和,榴花诗向入禅那。浓绿万枝红一点,动人春色不须多。

——宋·王安石《咏石榴花》

石榴与中国服饰文化也有着密切的联系,由于石榴花的提取物可为织物染色,古代女子穿着的红裙也被称为“石榴裙”。梁元帝的《乌栖曲》中有“交龙成锦斗凤纹,芙蓉为带石榴裙”之句。

石榴花开时,炽热绚丽又活泼多情,苏轼说“石榴半吐红巾蹙”,韩愈说“五月榴花照眼明”。杜牧索性写诗说:“似火山榴映小山,繁中能薄艳中闲。一朵佳人玉钗上,只疑烧却翠云鬟。”

榴实千百子,珠玑多吉祥

在中国人心中,石榴是传统意义上的吉祥果。古人将石榴视为多子多福、子孙满堂、团结和睦、家族兴旺的象征;而榴皮呈朱砂色,可以趋吉纳祥。

“遥而望之,焕若隋珠耀重渊;详而察之,灼若列宿出云间。千房同膜,千

子如一。御饥疗渴,解醒止醉。”——西晋·潘岳《安石榴赋》

古时民间婚嫁,常于新房摆开口石榴,亦有以石榴相赠,祈福祝吉之风。有的新婚夫妇的枕头上,也绣着石榴。露出红籽的石榴也常常用作案头清供,又常跟佛手、仙桃一起摆放,合称为“三多”——多子多福多寿。

石榴的纹饰,还常出现于箱奩首饰,还有以石榴为主题的吉利画,如《榴开见子图》《萱草石榴图》等。

除此之外,石榴还有一层“满腹珠玑”的寓意,呼应宋朝的“榴实登科”,寓意着金榜题名,故尤为文人所喜。

深山石榴熟,颗颗明珠走

我国林木种质资源库保存的石榴种质约有300份,除了基本的属种,还有水晶石榴、小果石榴、月季石榴、青皮石榴、白石榴、重瓣白石榴、黄石榴、玛瑙石榴等变种。

按照气候、地理和生态条件,我国当前主要有8个石榴产区,分别是:陕西关中、河南、山东枣庄、皖北、四川攀西、滇北、滇南、新疆。这些地区出产的石

榴,风味各异。

其实石榴也不单有红色,白色、浅粉色、粉红色的石榴都有。白籽颗粒一般比深红籽颗粒略大,晶莹剔透。

我们经常吃的突尼斯软籽石榴,是1986年突尼斯与中国建交时赠送的树苗,定植于河南省河阴石榴基地,后来成功引种推广的。吃软籽石榴可以不必吐籽,解决了“吐籽乎?不吐籽乎?”的难题。

天浆榴花樽,玉碗琥珀光

古人常将石榴做成果露或者饮子,也就是用石榴汁做的饮料。如元代《王祿农书》中记载的石榴蜜饮:“北人以榴子作汁,加蜜为饮浆,以代杯茗。甘酸之味,亦可取焉。”

石榴还可用来酿酒,南朝梁简文帝就酿过石榴酒,还写诗说:“玉案西王桃,蠶杯石榴酒。”石榴酒得以发展是在唐朝,武则天曾派遣专人酿造石榴露酒,据说酒色

艳如琥珀,滋味清甜,一时风靡长安。还有一种酒,是用石榴花酿成,颜色



石榴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

青碧,唤作“榴花天酒”或“榴花樽”。此酒在南朝与竹叶青齐名,梁朝皇帝萧绎还写下了“榴花聊夜饮,竹叶解朝醒”的诗句。唐初李峤在《甘露殿侍宴应制》一诗中,则描写了夏至的皇家夜宴:“御筵陈桂醕,天酒酌榴花。”酒桌上不仅有桂花陈酿,还有时令的榴花天酒。

而饮石榴酒的千古绝唱,则要数唐代诗人齐己之所写的诗句:“石榴酒,葡萄酒浆。兰桂芳,茱萸香。愿君驻金鞍,暂此共年芳。”

石榴可食可赏,摆盘清供则雅致可爱,吃起来则清甜沁心。果品虽小,却颇具妙趣,令人见之便生出欢喜。